

蕉/窗/漫/笔

腊月八，穿耳朵

汪淑萍

“腊月初八，穿耳朵最好了。”小时候一进腊月，我妈就这么说。腊月八穿耳朵，是我们半边垣街小女孩们又怕又盼的事。怕的是那根长长的铁针，盼的是一年仅此一天，而且是在六七岁的小小年纪。

我即将进入七岁那年的腊八，母亲对我说：“按老一辈人的说法，就今儿穿耳朵最好，腊八穿耳，耳朵眼不会烂。”我母亲坐在灶门前，火光在脸上跃动，一副很神往的样子。她说：“我穿耳朵早，是你二舅舅……”她话没说完，我心里就嘀咕：你自己都不戴耳环了，干嘛还要给我穿？

母亲捏着一根长长的铁针，一片厚胡萝卜片，在我耳边比比划划。我看得分明，她的手有些抖。我问：“这针是打鞋底的？”她笑：“打啥鞋底哟，我用针给你穿耳朵，你长大了好戴耳环。”

母亲用铁钳夹着针放进灶膛里烧，一会儿又从灶膛取出，却迟迟不下手。她忽然放下针：“算了，我下不了手。叫隔壁何伯伯来给你穿！”

我扯起嗓子就喊：“何伯伯，何伯伯——我妈请你给我穿耳朵！”何伯伯是个女人，我见过她儿子，却从没见过她男人。她喜滋滋地应声出来，利落地接过铁针，在缺了牙的舌头上舔舔针尖，再拿起新切的一片胡萝卜。她摸摸我头说：“来，伯伯摸摸耳朵，耳朵摸麻了耳垂就不疼了。”她轻轻地揉着我的耳垂，虔诚地祝福：“穿了耳朵，往后穿金戴银就有地方啰。”母亲接话：“穿啥金戴啥银，过年有块腊肉吃就知足啦！”说完，望望灶台上吊着的那块来自老家的腊肉，然后遗憾地摸摸自己空空荡荡的耳垂。

何伯伯把胡萝卜片垫在我耳垂后，针将从那里穿过。她的手指揉着搓着，直到耳垂全然麻木。“舒服吧？”她问。耳朵软软的，萝卜片硬硬的，冰凉底下透着一股灶火的温热和我母亲热辣的眼光，是舒服。

还没等我答，她已飞快从灶门夹出针，朝我妈看了一眼，便

向耳垂一刺——“吱”一声，一股烧猪皮似的焦味散开。那针像扎在母亲心上，她背过身，不忍看。

何伯伯夹住我的腿。我忽然抓她头发，扯她耳朵，我大声喊：“你穿我耳朵，我叫你变光头伯伯！臭伯伯！”其实，真正的感受是穿时不觉得痛，但回想起这长长的红红的铁针从心理上觉得害怕。一边耳朵穿完，还有另一边。

好不容易，两个耳洞终于穿好。何伯伯揭开我家泡菜坛子的盖子，然后用筷子蘸点盐水，涂在被针扎后的耳朵眼上，算是消毒；然后叫我妈把竹刷把签折一根下来，再穿进耳朵眼。何伯伯还说：“过一礼拜后，取下竹签换上麻索，不然白穿了。”她还嘱咐擦点菜油，免得粘住。

母亲微笑着答应她并接过针和胡萝卜片，一下就丢进灶前柴灰里——她说这样愿望才能实现。她一手摸摸我刚受惊的耳朵，一手又摸摸自己空空荡荡的耳垂。母亲吩咐我说：“快谢谢何伯伯！谢谢何伯伯！”母亲的耳垂上，有一对明显的洞眼，这是她早年戴过耳环留下的印记。

我问：“妈，你的耳环呢？”灶火映红她的脸。我妈叫着我的小名说：“五儿，人是三贫三富不到老，你懂啥？”后来才知，这话我不该问。自二舅舅去了台湾，几十年她再没戴过耳环，可耳垂上那对洞眼，怎么也弥合不上。

我母亲在九十岁的时候给我说过：“我和你二舅舅同月同日生，他大我三岁，我的耳朵眼是你二舅舅穿的，第一副耳环也是他给戴的。你二舅舅去台湾那边了，耳环就没人给我戴了。”她像是恹二舅舅的气，从此再也不戴耳环。

往后的几十年，戴金银珠宝的耳环，都成了容易的事。后来每年腊八，我母亲不再提给我穿耳朵的事，但她却总会说：“腊八一过，年就近了，你二舅舅该回来团年了。”

母亲这话，一直念到九十六岁，她离开人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过了腊八就是年

刘德

过了腊八就是年
这是咱老百姓
心中最朴实的心愿
当晶莹剔透的雪花
静静地亲吻着苍松翠柏
和蜿蜒连绵的茫茫的群山
雪花用它那最质朴的心
和最热烈的吻
给一树怒放的腊梅
系上那洁白无瑕的项链
故乡那炉膛里
欢快跳动的红色的火苗啊
映红了
妈妈期盼孩子归来的
最美笑脸
屋檐下
孩子们“过年了”

那一声声真切地呼唤
在我思乡的灵魂深处
萦绕梦牵
每一片雪花
都在催促着
回家人匆匆的脚步
屋顶上那一缕缕
袅袅的炊烟
是难忘乡情的
心的驿站
过了腊八就是年
从此以后
归乡的路程啊
已不再遥远

当大红灯笼即将被点亮的
那个神圣的夜晚

当新桃与旧符
映衬了
一年四季的转换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声音
回荡在耳畔
那是年的味道
那是妈妈的呼唤
那是中国人
一生一世
不变的挂牵
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啊
有我们 说不尽
道不完
浓浓的思念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

晚风吹过龚滩古镇

邹仁波

我沿青石阶拾级而上
应和着乌江清幽的晚风
步履声和鸟儿的鸣叫合拍
奔向光影里吊脚楼上字正腔圆的戏台
我心中慢慢构思一折悬空的剧本
油纸伞游过桥重桥滴落的雨声
将千年烟雨绣在小青瓦

悠然滑落的画外音里
我端坐在战战兢兢的楼台边
看风化的崖壁里投射出一幕舞台剧
一艘货船划开钴蓝的江面
江边一根根脊梁拉成一张张有力的弓
雷霆和闪电伴奏的号子声刻进苍老的石壁
浑浊的汗水随江风飘摇
一滴滴落在板着脸的算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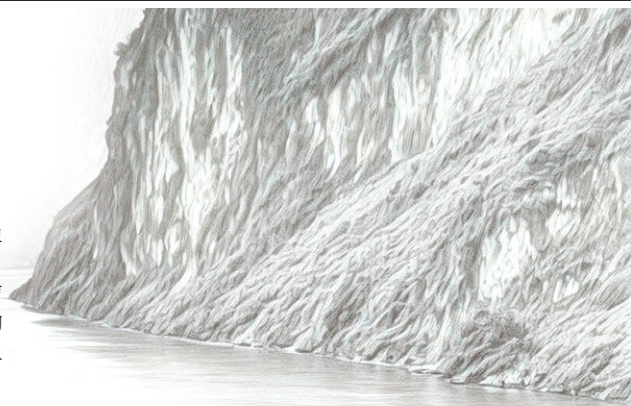
我品着乌江云雨煎炒的古树茶
戏台上的吆喝声撕裂了我阔大的耳鼓
汉子们前脚蹬裂一瘸一拐的古道

后腿支撑起血汗锻造的希望
一位青年用皲裂的手指在
毛边纸上镌刻家书，歪歪斜斜的
字迹和号子声被江风慢慢合成
清亮而沙哑的盘歌

我徐徐铺展开宣纸和辉煌的夕光
将舞台上生动雕塑的面庞
在青山绿水里描红
将吊脚楼上的灯笼和月亮刻成印章
铃在十里画廊的心窝里
满江的号子声散作熠熠星河
璀璨我辽阔心房最精美的卷轴

我梦见自己幻化成了
一尾多情的乌江胭脂鱼
托着1000多年的长长的纤绳
和一江东晋时飘落的桃花瓣
游进戏台边吴冠中挥毫的
水墨画里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巴/渝/风/物

旁观者设计博物馆

胡雁冰

走进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旁观者设计博物馆”（以下简称“旁博”），参观“时代的见证——何智亚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献展”，一幅幅美妙的设计图和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模型，让参观者眼界大开。

“旁博”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标语“今天，你提问了吗？”它的答案是“所有答案，终将过时。唯有追问，生生不息。”

从“旁观者”杂志到建立“旁博”，十五年来，坚持的是：提问，持续地提问。

提问，是喧嚣中最后的清醒；是思想不息的源流，是所有进化无声的序章。

提问，可以抵抗遗忘；更能雕刻当下……

只有反复提问、寻找、突破，才能实现一次又一次的超越。

“旁博”的荣誉馆长——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顾问、重庆市文保志愿者服务总队公益理事会荣誉理事长何智亚先生，作为重庆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和记录者，正在为60名参观者亲自讲解，他以30余年的实践经历为脉络，将展厅内的每一件展品都转化为“有温度的城市故事”。展柜中有何先生的日记本，从1966年他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开始，158本日记加起来厚度竟达2.1米。

展厅内，“重点工程、巴蜀古镇、巴渝民居、老城风貌、名城保护、行者无疆、学术观点、人生感悟、物品珍藏”等10大板块串联起一部立体的“重庆城市档案”。《重庆老巷》等7部著作，85万字文稿，系统地梳理了何智亚对城市保护的思考，其中《重庆古镇》2004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0余帧影像中，1992年的解放碑旧影还原了老重庆的商业繁华，手工冲洗的巴渝古镇照片留存着烟火气息；18项重点工程档案里，洪崖洞改造的原始设计图，朝天门广场建设的珍贵文件，揭开了网红地标的“前世今生”。更令人动容的是，他那日记本中泛黄纸页上的文字，记录着半个多世纪来对城市变迁的细致观察。而80年代的计算器、对数计算尺等工具，见证了一代建设者的日常工作。还有不同年份、价值不菲的一些照相机，陪伴他，不止一次，一遍一遍走过巴渝大地城市农村的街巷阡陌，拍摄下一幅幅难得的真实影像，成为文物修缮最重要的历史参考，也成为不可再生的珍藏。

我写下“个人的记忆，时代的见证”的留言，表达我对何先生的一份敬意。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成功的领导。重庆的城市历史一定会记住他的。

一位参观者留言，“设计的广度决定了它的深度，而心灵的丰富决定了设计的厚度。”

受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回忆录《旁观者》的启发，2010年，以“旁观者”为名出发。而英文名的演变则像一场自我辨认的旅程，从“Outsider”走向“Spectator”，最终停泊于“Watch”。

不仅是观看，更是一种有力量的持续注视。是清醒，是清晰，是洞见，是立于现象之外却直抵内核的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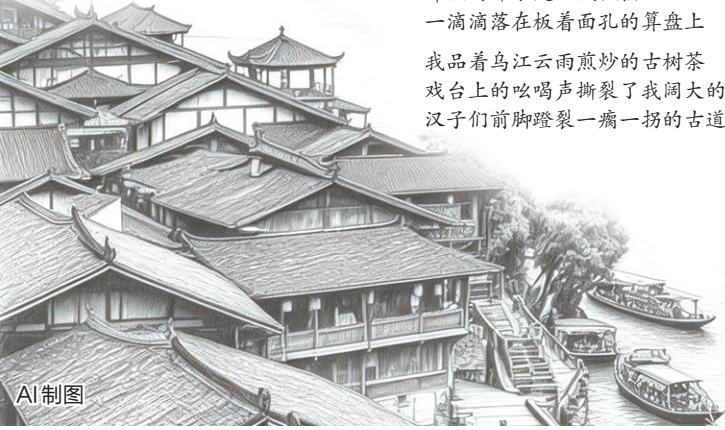
在这个速朽的年代，“旁博”执意建造时间的容器：记录，存档，对话。十五年间，数万创作者的面孔在此交汇，上千小时的声像文献在此沉淀，五百余场深度对谈在此生长。这些不仅是行业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底稿，是在潮水般奔涌的岁月中，对抗系统性遗忘微小而坚韧的努力。

今天，《旁观者》从平面走向空间，成为一本“立体杂志”，一个“进行中的博物馆”，仍然坚持用媒体人的方法与眼光去发现、策展与创造，仍然坚持“持续提问”，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最好的设计，始于一个天真的“为什么”；最伟大的创造，源于对现状永不休止的追问。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的立场是冷静。只有潜心修行，冷静作为，才能超越。

善于观察、善于提问，善于学习、善于落实，才能心灵手巧，也能似锦繁花。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AI制图